

明紀

冊五

四

五

六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簒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仁宗紀

起洪熙建元乙巳正月
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
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
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祇紹洪圖仰惟祖宗創
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
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
文武羣臣之責尙脩舉職業共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
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
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曰
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

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

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

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尙書
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

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
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
旣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

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

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
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

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

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加黃淮戶部尙

書金幼孜禮部尙書楊士奇兵部尙書時閣職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

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趾征夷副延綏鎮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恣睢專軍務費獻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獻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獻得書陳謝戊申祭社稷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耨田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
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
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
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
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
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卽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
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
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
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
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
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
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
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
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
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
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
人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
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
交趾黎利得敕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
參將與陳智同鎮交趾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
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乂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
胡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
納之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
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

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真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輓輓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震夏四月壬寅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

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
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貞一璽書諭之曰曩
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
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
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
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
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
勉上疏言事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
侍講羅汝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曰慮一囚言一
事章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泣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
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
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四十八皇后命

鄭王瞻埈襄王瞻埈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卽日就道時

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卽位 辛亥諭邊將嚴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己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

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衛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清平伯

乙未諭法司慎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馬英都指揮梁

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

機務 都督僉事巫凱鎮遼東 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

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

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
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
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
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
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
漢唐已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闕

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
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
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
又其法曰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
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

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趣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

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驛騷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饟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

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
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
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
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饋運不繼旋
卽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鍊兵扼險以待
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
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
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
爲快毋以犂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
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
無天闕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
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

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武中嘗官廣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呂震言其老乃以爲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歟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璽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敕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謂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

散卽思實殺使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闊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周幹還言有司多不

得人士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槩大理卿與葉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槩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槩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槩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

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仁和海寧崑山海
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
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
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
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
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
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 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
參議致仕 蹇義等請仁宗祔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
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禪祭然後釋素服從之
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
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
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各十
人貴州有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